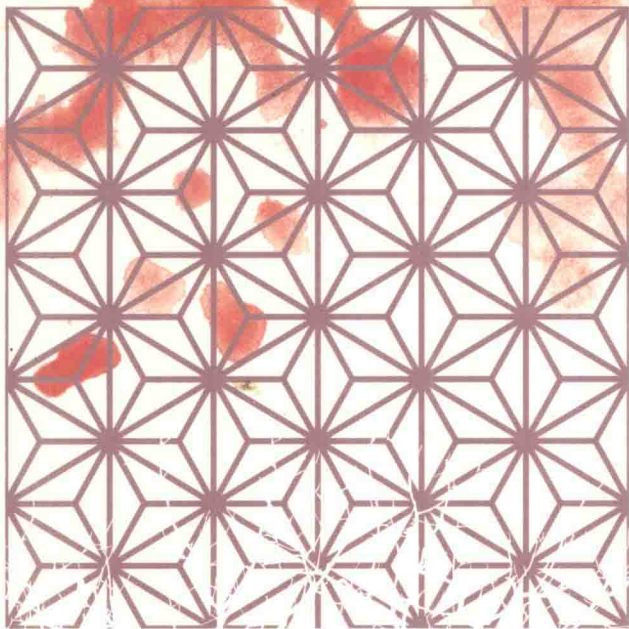


# 吉祥紋·蓮花樓



藤萍

著

卷四

白虎



十三年前，東海一戰，  
傲視武林的李相夷從此消聲匿迹。  
十三年後，東海之約，  
足智多謀的李蓮花如何負傷對決？

吉祥紋  
蓮花樓

藤萍

著

卷四

白虎



俠客館 39 吉祥紋蓮花樓 · 卷四：白虎

作者 藤萍

總編輯 張聲聲  
主編 黃煜智  
責任編輯 簡欣彥  
協力編輯 楊慧萍  
校對 八米  
行銷企劃 黃怡婷 · 劉子菁

美術設計 蔡南昇  
內頁排版 綠貝殼資訊有限公司

社長 郭重興  
發行人兼出版總監 曾大福  
印務主任 黃禮賢

出版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
地址 新北市(231)新店區民權路 108-3 號 8 樓  
信箱 yeren@yeren.com.tw

發行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
地址 新北市(231)新店區民權路 108-3 號 6 樓  
電話 02-2218-1417  
傳真 02-8667-1065  
信箱 service@bookrep.com.tw  
網址 www.bookrep.com.tw  
郵撥帳號 19504465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
客服專線 0800-221-029

法律顧問 華洋法律事務所 · 蘇文生律師  
印製 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初版 2013/03  
定價 NTS280  
ISBN 978-986-5947-79-8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(CIP)資料

吉祥紋蓮花樓 · 卷四 · 白虎 / 藤萍著  
初版——新北市  
野人文化出版：遠足文化發行  
2013.03  
面：公分——(俠客館：39)  
ISBN 978-986-5947-79-8 (平裝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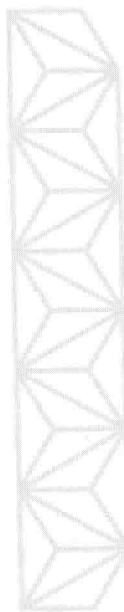
857.7

102001687

有著作權，侵者必究

歡迎團體訂購，另有優惠，請洽業務部：02-22181417 分機 1121/1123

本書經上海福英文化傳播有限公司授權，同意出版發行中文繁體字版。版權所有，不得以任何形式，擅自重印轉載。



《吉祥紋・蓮花樓》

卷四

白虎目錄

第一章

紙生極樂塔

- 一、第一張紙
- 二、第二張紙
- 三、六一法師
- 四、千年狐精
- 五、大牢再審
- 六、第四張紙
- 七、御賜天龍
- 八、長生之井
- 九、井下之秘
- 十、白虎大王

## 第二章

### 血染少師劍

- 一、有朋西來
- 二、負長劍
- 三、劍鳴彈作長歌
- 四、信友如諾
- 五、心無牽掛

249 226 205 189 175 173

## 第三章

### 東海之約

- 一、皓首窮經
- 二、不歸谷
- 三、破城之劍
- 四、東海之約
- 五、東海之濱

279 271 264 258 253 251

# 吉祥紋・蓮花樓

藤萍

著

卷四

白虎





《吉祥紋・蓮花樓》

卷四

白虎目錄

第一章 紙生極樂塔

- 一、第一張紙
- 二、第二張紙
- 三、六一法師
- 四、千年狐精
- 五、大牢再審
- 六、第四張紙
- 七、御賜天龍
- 八、長生之井
- 九、井下之秘
- 十、白虎大王

## 第二章 血染少師劍

- 一、有朋西來
- 二、負長劍
- 三、劍鳴彈作長歌
- 四、信友如諾
- 五、心無牽掛

249 226 205 189 175 173

## 第三章 東海之約

- 一、皓首窮經
- 二、不歸谷
- 三、破城之劍
- 四、東海之約
- 五、東海之濱

279 271 264 258 253 25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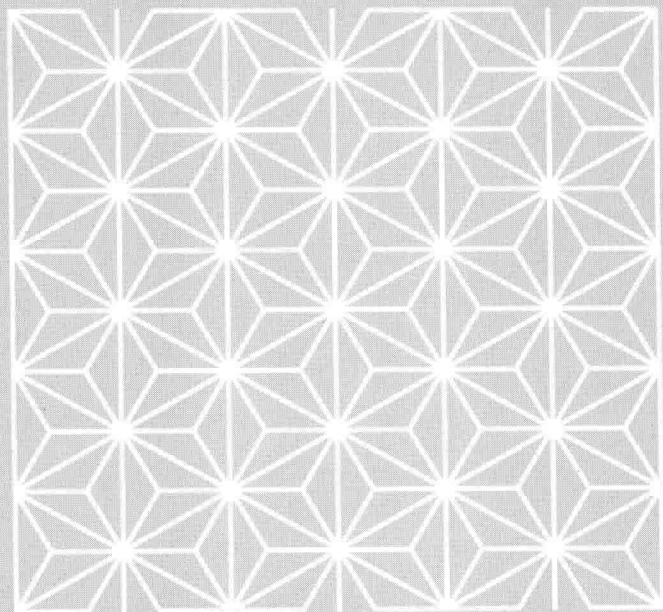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第一章

紙生極樂塔





「後來呢？」

空蕩的吉祥紋蓮花樓中燭火搖曳，只聽見些許桌椅搖晃的聲音，有人咬牙切齒地道：「你別告訴我封磬是被豬妖附了身，隨後拿了塊磚頭將自己砸昏，然後你就將這劍撿了回來。」

另一人正襟而坐臉色從容，淡定道：「你真聰明……」

「咯啦」一聲，陶器倒地碎裂，面前那人勃然大怒：「死蓮花！你不要欺人太甚！快快坦白！角陽村那件事最後的結局為何？」

吉祥紋蓮花樓之內，一向什麼也不擺，連喝酒都要把酒杯從桌子底下摸出來的木桌之上，現在放著一塊比黃金還耀眼的軟緞，軟緞上墊著個繡著雜色四季花紋的軟墊，軟墊上放著一個黑檀木嵌紫金絲鏤花座，就像是供奉祖先的牌位般莊重——這檀木座上恭敬地放著一柄劍。

玄鐵色透著青碧，一股子井壁似的清冷光潤，正是「相夷太劍」李相夷、李大俠、李嫡仙、李門主曾經的那柄愛劍——少師劍。

李蓮花摸著下巴看著那柄被方多病搞得像是先祖牌位的劍：「我說我施展一招驚世駭俗、驚才絕艷、舉世無雙、空前絕後的劍招打敗了封磬，白千里對我敬佩得五體投地，雙手奉上此劍，你也不信；我說封磬大徹大悟後悔得生不如死決定自殺，隨後雙手將此劍奉上，你也不信；我說封磬看我是用劍奇才突然欣賞我的根骨，親自將此劍送我，你也不信……那麼……」

他喃喃地道：「那就封磬……那個……有隱疾在身，動手之前突然暴斃身亡……你看如何？」

李蓮花用一種欣然而期待的眼神看著方多病。不過方多病覺得自己就像隻被餵了一肚子大便的老鼠，這世上居然有人扯謊還欣然期待旁人同意他扯得合情合理？

「死、蓮、花！」方多病拍案而起，「總而言之，你是不肯說了？沒關係！這件事老子和你沒完！你不說，我總會找到白千里，白千里總會說吧？況且聽說那天萬聖道上上下下幾十人在場，你還當真以為紙能包得住火？」

李蓮花卻道：「說的也是。」

方多病被他氣得跳腳：「你他媽的就會滿口胡扯，總有一天老子會搞清楚你是怎麼弄來這柄劍的！到時候老子再和你算總帳！死蓮花！李小花！李王八……」

方多病的咒罵對李蓮花而言就如同過耳春風，只見李蓮花從懷裡摸了個東西出來，輕輕地放在桌上：「比起少師劍，我現在對這個東西更是好奇。」

方多病的注意力立刻被桌上那東西吸引了：「這是什麼鬼東西？」

李蓮花道：「這是王八十從封小七衣兜裡摸出來的紙條，我猜這東西也許不是封小七的，說不定是清涼雨的。」

方多病詫異：「清涼雨的？這有什麼用？」

李蓮花正色道：「這是個很有趣的東西，你不覺得嗎？」

## 一、第一張紙

李蓮花放在桌上的並不是一張「紙條」，而是一個紙糊的方塊，方塊上畫著線條，似乎是將那方塊切去了一角。

方多病瞪眼：「這是『紙條』？字在哪裡？」

李蓮花敲了敲桌面：「字在它肚子裡。」

方多病皺眉：「這是什麼玩意兒，有什麼用？」

李蓮花搖頭：「不知道。」他若有所思地看著那方塊，「這本是張十字形的紙條，上面寫了幾個字『四其中也，或上一下一，或上一下四，或上二下二等，擇其一也』。」「『四其中也，或上一下一，或上一下四，或上二下二等，擇其一也』？」方多病的眉頭皺得更緊了，「那又是什麼玩意兒？」

李蓮花在桌上畫了幾個方框：「把那張白紙的中間算成四份，它的上下就只剩下兩份，符合這句話的本意。它說這是一個東西，這東西中間四份，上下兩份，或者中間四份，在中間四份的第一份上頭又有一份，在中間四份的第四份下頭又有一份，……能符合它本意的『東西』就是個方塊。這張十字形的白紙，將一份一份的白紙折起來，就能折成一個方塊。」他一攤手，「或許還有其他形狀的白紙，也能弄成一模一樣的方塊。」

方多病眼神古怪地瞪著那張紙方塊：「就算你能用白紙使出一萬種方法弄成這樣的方塊，又有什麼用？」

李蓮花縮了縮脖子：「我不知道，所以說，這是個很有趣的東西。」他縮完脖子之後又很愜意地歪了歪脖子，舒舒服服地坐在椅上，「這東西在封小七的衣兜裡，那時候封小七剛剛盜取了少師劍，要幫清涼雨去救一個人。封小七和清涼雨在救人的路上被封罄所殺，少師劍被奪，顯然那個人並沒有得救。我猜這個方塊，和清涼雨要救的人有關。」

李蓮花繼續正色道：「能讓清涼雨甘冒奇險潛入萬聖道三個月之久，意圖盜取少師劍相救的人，想必很有趣吧。」

方多病沉吟：「莫非這東西就是救人的關鍵？藏著地點什麼的？或者是藏著什麼破解機關的方法？」

李蓮花趕緊道：「你真是聰明……」

方多病斜眼看著李蓮花：「莫非你又想出什麼門道沒有告訴我？」

李蓮花又趕緊搖頭：「不不，這次我和你想的一模一樣。」

方多病嗤之以鼻，全然不信：「難道你想替清涼雨救人？」

李蓮花瞧了那把被當成牌位供奉的少師劍一眼，微微一笑：「少師劍不是利器，要說世上有什麼東西非要少師劍才能斬開的話，關鍵應該不在劍本身，而是用劍的人。」

方多病大吃一驚：「用劍的人？你是指李相夷嗎？李相夷已經死了這麼多年了，就算清涼雨盜了這把劍也萬萬來不及了。」

李蓮花正色道：「你說的倒也是實話……不過，我說關鍵在人，並不是說關鍵在李相夷。」

方多病瞪眼：「那你的意思是……」

李蓮花點頭：「少師劍剛韌無雙，唯有使劍勁道剛猛異常、尋常長劍吃受不住的劍招，才非要少師劍不可。」

方多病繼續瞪眼去瞧那柄名劍：「清涼雨冒死偷這柄劍，難道是送去給一個拿劍當狼牙棒使喚的瘋子？」

李蓮花咳嗽一聲：「這有許多可能，也許有人要求他拿少師劍換某個人的性命；又或許他以為這柄劍可以砸開什麼機關；又或許這柄劍的材質有什麼妙不可言之處，說不定把它砸碎了吃下去可以救命……」

方多病忍不住打斷他，怪叫一聲：「吃下去？」

李蓮花又正色道：「又或者這柄劍是什麼武林前輩留在人間的信物，可以換取一個願望什麼的……」

方多病古怪地看著李蓮花，李蓮花不以為忤，從容而坐，半晌方多病喃喃地道：「老子瘋了才坐在這裡聽你胡扯，老子的老子逼著老子讀書考功名，老子的老子的老子逼著老子娶公主，老子狗屁事情一大堆，瘋了才跑來這裡……」他重重一拍桌子，「你要玩方塊自己玩去，角陽村的事不說就算了！少師劍的事不說也算了！不必坐在這裡費心扯謊給老子聽，老子走了！」

李蓮花道：「這個……」他本想說當朝皇帝只有一位太子，膝下再無子女，莫非近來又新生了公主？如此說來那公主只怕年紀太幼，此事萬萬不可。



李蓮花還沒說完，方多病倒是很瀟灑，當真拍拍袖子，施施然從窗口走了。李蓮花望著他瀟灑的背影，嘆了口氣，喃喃地道：「我當真的時候，你又不信，我胡扯的時候，你倒是聽得津津有味……」

李蓮花站了起來，本來是想把那柄劍從那牌位上拿下來，轉念又想，取下來他也不知該放在何處，嘆了口氣後，終還是將它留在那牌位上。

這許多年後，也許少師劍的宿命，就只是留在芸芸眾生為它所立的牌位上憑弔罷了。畢竟持劍的人，在很多年前就已經死了。

方多病一怒而去，他自是半點也不想去做駙馬，一出了蓮花樓就飛也似的改道前往嵩山少林寺。不想他老子卻比他聰明許多，一早猜中這逆子勢必會往和尚窩裡躲，說不定還要以出家相脅，便派人在嵩山腳下一把將他逮住，即刻送入宮中。

方而優貴為當朝太子少傅，方多病的老子方則仕則是官拜戶部尚書，皇上近來新認了兵部尚書王義釧的女兒做昭翎公主，又有意將昭翎公主許配於他家，這天降御賜的好事誰敢耽誤？於是八百里快馬加鞭，方多病被家中侍衛點中全身二十八處穴道，連趕兩天兩夜的路，火速送入景德殿。

方多病從沒見過王義釧，雖然他老子在朝中當官，但方則仕住在京城，方多病一直住在方家，成年之後浪跡江湖連家都很少回去，他和他老子都不大熟，更別說是兵部尚書了。王義釧生得什麼模樣他都不知道，王義釧的女兒生得什麼模樣他自然更不知道。

突然要和這樣一位公主成婚，萬一這公主芳齡三十，身高八尺，腰如巨桶，縱然是